

## 文化“两创”践行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融媒系列报道

## 指尖复活珍宝，匠心留住记忆

济宁95后文物修复师以己之力，用青春延续文物生命

汪洸 孔媛媛 济宁报道 通讯员 王凤奇

日前，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济宁区域中心在济宁市博物馆揭牌。该中心的成立，不仅可以带动济宁地区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全面发展，也让文物修复师这个神秘的工种出现在公众面前。白子光，济宁市博物馆的95后文物修复师，年轻的他，已有5年的文物修复经验。如今济宁区域中心的揭牌，他对这份工作的未来，充满憧憬。

以己之力  
延续文物生命

阳光明媚，太白湖畔郁郁葱葱。走进济宁市博物馆内，有一间仿佛与这般美景完全隔绝的文物修复室，紧闭的门窗“婉拒”了室外的一切美好，只留一地残缺碎片，“诉说”着岁月的不朽。

此时，白子光蹲在地上，守着这一地的瓷器碎片，小心翼翼地挑挑拣拣，似乎在努力将这些残缺的“故事”讲述完整。挑出一个在出土时就被简单修复过的瓷碗，白子光站起身拿到灯光下细细打量着，手指轻轻从表面的裂痕划过，他满带着欣赏的意味说：“这是只清代的瓷碗，这里有当时锔过的痕迹，只不过年代久远，锔子因为腐蚀已经脱落了。”

这些破碎的瓷片均来自河道总督署遗址，也是白子光眼下最主要的修复工作。虽然多数瓷片出土于明清时期，年代并不久远，因为破碎严重文物价值不高，但在他看来，每一片瓷片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“这些瓷器修复完整后可以记录下文物的器型，丰富我们的资料库，也

有利于我们了解河道总督署内的生活印记，对重现当年京杭大运河的辉煌历史有一定帮助。”

说罢，他捧着瓷碗起身坐回到工作台前。将灯光拉近，取出蜡片烤热软化后，小心翼翼地贴合在瓷碗的完整部分塑形后，再转到破碎的部分，借着完整的模子填上石膏。待石膏风干硬化后，用工具去掉多余的部分，取砂纸细细打磨，直到与完整的部分完美契合在一起后，一次初步的修复工作就算“大功告成”。

方寸之间  
汲取文明微光

个子高高的，戴着一副眼镜，说起话来文质彬彬，白子光在旁人眼里更像是个邻家阳光大男孩。因儿时受家庭环境的熏陶，白子光从小就对瓶瓶罐罐的古玩感兴趣，“从爷爷到父亲，都比较喜欢收藏些老物件，小时候时常跟着他们和这些不会说话的‘旧玩意儿’打交道，自己也就喜欢上了。”

白子光回忆说，大学时他报考了天津一所高校的文物修复与鉴定专业。“当时



白子光正在修复河道总督衙门遗址内出土的瓷器。

这个专业很冷门，不仅刚开设不久，而且报考的考生也不多，实际到校报到后才得知，这个专业一共只有30来人。”2018年，白子光加入了济宁市博物馆典藏部。当时位于古槐路的旧馆因为受条件所限，并不具备文物修复这项职能，所以白子光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对文物库房的管理。直到2019年新馆启用，在为期两个月的“文物大迁徙”中，白子光不仅对馆藏的文物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，也见到了很多令他感到惊艳的文物。

“在转移文物的过程当中，我注意到库房中一件唐代绞胎黄釉长方枕，这种绞胎工艺是用了两种不同颜色的瓷土揉合在一起，然后拉坯施釉，烧制而成，纹理变化非常有艺术感。”在经历了这次“搬家”之后，

白子光对济宁市博物馆的“家底儿”也有了更加全面地了解，济宁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，吸引着他更加热爱这份工作。

搬迁至位于太白湖畔的新馆之后，济宁市博物馆的硬件基础有了质的飞跃，不仅设立了专用的文物修复室，还采购了一批现代化的文物修复设备，“前些日子，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济宁区域中心揭牌，咱济宁的文物修复与鉴定实力又会得到大幅提升。”在白子光看来，未来他一定有更多与珍贵的文物打交道的机会，“通过触摸它们、修复它们，去感受千百年历史长河中的点滴记忆，就仿佛手握它们穿越时空，让自己置身于壮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。”

## 子在川上曰

□ 鹿剑林

济宁河湖水系发达，泗水在济宁水系中历史悠久、源远流长。

时光回溯到2500年以前，孔子周游列国，推介自己的治国安邦之策，终不被当政者采纳，当他满怀失意地返回鲁国，站立在泗水岸边，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发出感慨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

泗水就是今天的泗河。发源于新泰市东南太平顶山西麓，流经泗水、曲阜、兖州、任城、邹城、微山，在微山县鲁桥镇仲浅村西北注入南阳湖。历史上的泗水流域面积要大得多，从微山一直向南，经徐州向东南，在淮阴注入淮河，曾经是淮河最大的支流。元朝时期，黄河决溢，淤积了泗水河道，在济宁南地势低洼处积水成湖。明代，黄河不断泛滥，夺淮河入海，至明万历年间，由南到北形成了微山湖、昭阳湖、独山湖、南阳湖，四湖首尾相连，京杭大运河如一条翡翠项链，

或借湖行运，或傍湖南流，把四块碧玉宝石连在一起。“南四湖”（因在济宁之南）成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调节水柜，古泗水河道便隐没在湖底了。

退而求其次的孔子，在鲁国创办私学，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。相传孔子杏坛设教，收弟子三千，授六艺之学，贤者有七十二人。

《论语》中有一篇《子路·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，记录的是孔子因人施教引导弟子“言志”的一段话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的志向都与治国有关，三人的志向加起来正是孔子的为政之道：强兵、富民、知礼，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发展。然而，孔子对三个弟子的志向均不置可否，唯独赞赏曾皙所言：“莫(mù)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(yú)，咏而归。”

沂，古称沂水，即今天的小沂河。是泗水的最大支流，发源于邹城东部山区庙子岭，向西北方向流经孔子的出生地——尼山，经尼山水库，出息

阨，绕曲阜城南，在兖州东汇入泗水。舞雩台，是古代人们祈雨的高台，在曲阜城南小沂河的北岸。相传孔子曾经偕弟子在小沂河沐浴，在舞雩台吹风，弦歌鼓瑟。曾皙没有谈远大的抱负，只是白描了一幅政通人和、衣食无忧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暮春景象，而这种理想化的社会状态正是孔子所孜孜以求的。

在泗河上游，泗水县城往东四十里，陪尾山下“清泉遍布，密如树林”，泉林村泉群曾被认为是泗水之源。泗水泉林有七十二名泉，被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誉为“海岱名川”。清朝两代君王康熙、乾隆先后到曲阜谒圣，沿泗河溯流而上，到泉林揽胜，康熙御碑《泉林记》称泉林为“泉源圣地”，“下合沂泗，远波悠然”，赞叹泉水出于天地，是大自然的造化，圣人之道川流敦化，万古不息。把淙淙泉水与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。

泗河出曲阜进兖州。金口坝位于兖州城东泗河之上。据史料记载，金口坝始建于北魏延昌三年（公元514

年），是横贯东西古驿道上的交通要冲，东通琅琊西达长安，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仍是连接兖州和曲阜的必经之路。金口坝设计合理，建筑坚固，历经1500多年仍巍然屹立，是古代坝桥史上的杰作，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。

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相会于兖州，鲁门泛舟，赋诗酬唱，便在金口坝处。李白《东鲁门泛舟》诗云：“水作青龙盘石堤，桃花夹岸鲁门西。若教月下乘舟去，何啻风流到剡溪。”

古之泗水，清泉汤汤奔流，文脉千年不绝。

作者简介：鹿剑林，全国公安文联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《齐鲁晚报》“青未了”副刊签约作家，诗歌散文见于《山东文学》《天津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《散文·海外版》《星星·散文诗》《诗选刊》《诗潮》《辽河》《作家天地》《散文百家》《当代散文》《人民公安报》《齐鲁晚报》《联合日报》等报刊，曾获“青未了”散文奖、乔羽文艺奖。